



JORGE LUIS
BORGES

(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著
(阿根廷) 奥斯瓦尔多·费拉里 著
陈东飏 译

EN
DIÁLOGO

最后的对话 ▲

OSVALDO
FERRARI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最后的对话



(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著

(阿根廷)

奥斯瓦尔多·费拉里

著

陈东飏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最后的对话. — / (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阿根廷) 奥斯瓦尔多·费拉里著; 陈东飏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133-2921-7

I. ①最… II. ①豪… ②奥… ③陈… III. ①博尔赫斯(Borges, Jorge Luis 1899-1986)-访问记 IV.
①K837.83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22836号

最后的对话. —

[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著

[阿根廷] 奥斯瓦尔多·费拉里 著

陈东飏 译

责任编辑 汪 欣

特邀编辑 卢湘怡 许文婷

装帧设计 韩 笑

责任印制 史广宜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出 版 新星出版社 www.newstarpress.com

出 版 人 马汝军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印 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4

字 数 297千字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9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2921-7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 品

序一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基督教时代之前大约五百年，在大希腊^①发生了世界历史中有记载的最好一件事：对话的发现。信仰，确定性，教条，诅咒，祈祷，禁令，秩序，禁忌，暴政，战争和荣耀充斥着世界；几个希腊人却养成了，我们永远不知道是如何做到的、交谈的奇异习惯。他们怀疑，劝说，异议，交换意见，搁置。也许是他们的神话帮助他们，它就像神道一样，是一组模糊传说和多种宇宙起源学的混合。我们今天不无夸饰地称为形而上学的东西，其最初的根就是这些零散的猜想。倘没有那不多几个健谈的希腊人，西方文化是不可想象的。在空间和时间上都相隔遥远，这本书只是那些古老闲谈的一声隐约的回响。

像我所有的书一样，或许像所有的书一样，这本书纯粹是自己写成的。费拉里和我试图让我们的词语经我们之口、抑或是不顾我们的阻碍流淌而出。我们的交谈从未导向一个结论。读过这部手稿的人向我们保证说那经验是愉快的。但愿我们的读者不会反对这一

① Magna Grecia，古代以此名指称意大利南部海滨及西西里岛被希腊殖民者占据的地区。

慷慨的见解。在《诸梦记》之一的序言里，弗朗西斯科·克维多写道：
愿上帝保佑你，读者，免遭长序言和坏绰号之害。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二日

序二

奥斯瓦尔多·费拉里

在一九八四年三月我们进行了第一次公开对话。

听着它在我们共同的朋友里卡尔多·科斯坦蒂诺经营的市立电台上播放，我感觉到，对于我也对于所有的听众来说，有一扇门开向了无边的浩瀚：博尔赫斯写作的非凡语调，他的原创性中始终蕴含的惊奇与震撼，汇聚在他的词语之中。

为了以某种方式来表达这一点，在那最初的时刻，我便生出了加入一个新维度的想法。与博尔赫斯的对话是对文学本身的一次介入，是与文学的灵性发生接触，这灵性在他周身洋溢，以至于构成了他迷人智慧的支柱与关键。那属于世界的文学智慧，发现了现实又给予全新描述的智慧。

他对于事物精确而无可替代的解读，全都是即兴而发，已经开始了。我们所有人都可以用他的眼光来观照万物。在八十四岁的年纪，博尔赫斯将他的宇宙传递给了我们。

这些对话是从每一个主题出发来记录这宇宙的，因为博尔赫斯的记忆、他的明彻和他词语的简练即刻便已安排妥当。

只要说出一个他喜好的作家或是他常看的著作的名字，他就能

立刻由此引申开去提出对作者或作品的一个新理解，一个新诠释；只要引述一则他认同的哲理，或一种他感兴趣的宗教，就能从他这里得到一个独一无二的完全属于个人的看法，无论是关于其中哪一样；只要向他提起他进行过的旅行或他曾经认识的国家，他就会将他的印象和盘托出并对这些国家的文学加以详尽阐述。

就这样，就像他曾经向我指出说对话是写作的一种间接形式那样，他通过这些对话在继续写作着。这些交谈现已被转录下来以供出版，不言自明的是博尔赫斯通过交谈，延伸了他的写作生涯。倾听他的魔法，于是，便可与阅读他的魔法等量齐观了。

这样我们便得以认识，如我之前所说，这个人，这个作家，这文学的精灵。那些只知道他的作品的人，现在可以认识这个作家，认识博尔赫斯这个人、他创造的事物下面的理念了，后者与他这个人是一回事。可以说对于他而言，现实就是文学，而他也注定要交给我们对于现实的文学记录，无人可及。也可以这样认为，由于他不认可现实主义文学而只相信幻想文学，现实唯有从他的文学视角来看才是一致的。换言之，是博尔赫斯在诠释文学，也是文学在诠释博尔赫斯。

从他的宇宙，一个文学的宇宙之中，他对我向他提出的问题尽情畅谈。哪怕讲的是哲学、神秘主义、政治等等，也总是从文学出发的，因为那里是他的天才之所寄，因为他相信自己是为此而生的，这就是他的命运。

他曾谈起过那些在对话中达到了更高的尺度，超乎其书面作品的作家，如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坎西诺斯·阿森斯或马塞

多尼奥·费尔南德兹等等；不过在他这里，我们的对话表明他的交谈拥有他写作的语调，那是他惊人的文学维度同时也被赋予交谈：“我们所说的一切也正被记录下来，所以既是口说的同时又是笔写的：在我们说话的同时时刻，我们正在书写”，他说。

他的声音，其中含有他的智慧的调性，补充道：“我不知道在我余生里会不会再写一篇散文，很可能不会了，或者我会用迂回的方式去写吧，就像我们两个现在所做的那样。”

于是，对话便成了晚年的博尔赫斯自我表达的恰当媒介，这样他的思想，文学性质的思想——而在他如此高寿的人生阶段，也是神秘性质的——便能通过与一个比他小五十岁的伙伴的交流传到每一个人耳边。

他的心情在这些对话中随着疑虑，以及希望的不同程度而变化。“笑”和“两人都笑了”时常发生在两人之间，就像在交谈的进程中呈现的那样。

康拉德、梅尔维尔与海，是其中一篇的题目；东方、《易经》和佛教，是另一篇；地理与内心的南方，是第三篇；北欧神话与盎格鲁-撒克逊史诗；论爱；论猜想，是另外几篇，它们跟其余的一起，在这本书里构成了总共四十五篇之数。所有这些对话都萦绕着博尔赫斯的灵性，它们令我们有可能与他本人，也与他为之奉献一生的世界文学进行一场深刻的邂逅。

一九九八年四月

目 录

Contents

序一 / I

序二 / III

阿根廷人的身份 / 1

永恒的旅行者 / 9

秩序与时间 / 17

博尔赫斯与公众 / 28

一个博尔赫斯文本是如何诞生与完成的 / 37

地理与内心的南方 / 47

康拉德、梅尔维尔与海 / 59

论政治 / 68

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兹与博尔赫斯 / 79

博尔赫斯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 90

艺术应该将自身从时间里解放出来 / 99

老虎、迷宫、镜子与武器 / 105

“卡夫卡可能是人类记忆的一部分” / 115

现代主义与鲁文·达里奥 / 124

博尔赫斯不相信一个人格化的神性 / 135

论爱 / 142

与阿尔丰索·雷耶斯的友谊 / 152

东方、《易经》与佛教 / 161

论梦 / 172

有关里卡尔多·圭拉尔德斯 / 183

论幽默 / 197

论亨利·詹姆斯 / 207
论猜想 / 217
西部片，或电影中的史诗 / 225
卢贡内斯，这个冷峻而不快乐的人 / 233
八十五岁的经典 / 242
但丁，一场无限的阅读 / 253
现实主义文学和幻想文学 / 263
西尔维纳·奥坎坡、比奥伊·卡萨雷斯与胡安·R. 威尔考克 / 270
论历史 / 282
与萨米安托相交 / 293
侦探小说 / 301
与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的友谊 / 309
图书馆、战场和稀有诗篇的回忆 / 322
吉卜林的召唤 / 332
博尔赫斯与记忆 / 342
“佛罗里达”、“博埃多”团体与《南方》刊物 / 350
论对话 / 359
谈加乌乔诗歌 / 370
十四行诗、启示录、旅行与国家 / 380
道德与文化 / 391
两次日本之行 / 397
埃瓦里斯托·卡列戈、米隆加和探戈 / 404
北欧神话和盎格鲁-撒克逊史诗 / 412
论博尔赫斯和阿隆索·吉哈诺 / 423
译后记 / 433

阿根廷人的身份

奥斯瓦尔多·费拉里：博尔赫斯，一段时间以来我对您曾经表述过的，关于阿根廷人可能的身份的想法很有兴趣，因为根据这个想法，我们的身份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身份。您曾经说过，我们阿根廷人，既有一段为时有限的历史，同时又发源于一段像欧洲那样浩大的历史，代表了存在的一种全新可能。您说：我们是我们想要成为的人，也是我们可以成为的人。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是的，确实如此，我相信我们是被放逐的欧洲人这件事是一个优势，因为我们不为任何一种本地的特殊的传统所束缚。就是说，我们可以继承，我们也的确继承了西方的全部，而西方的全部说的也是东方，因为所谓的西方文化也就是，简而言之，不妨说一半希腊，另一半以色列而已。就是说，我们也是东方人，我们应当努力成为我们可以成为的一切；我们不为一种传统所束缚，我们收下了这份浩大的遗产，我们必须努力地充实它，

用我们的方式来延续它，自然而然。至于我，我曾经想要了解可能了解的一切，但是当然了，因为这个世界是无限的，一个个体能够了解的仅仅是一颗微粒而已。我有时想到文学就像是一个无限的图书馆。我的一篇故事里的“巴别图书馆”，在这个浩大的图书馆里每一个人只能阅读若干页书；但或许本原之物恰恰就在这几页里面，也许文学永远在重复着同样的事物，仅仅是侧重与调式略有不同。无论如何，我都认为我身为作家的责任既不是发现新的主题也不是发明任何东西。我必须，以我的祖国和我的时代的语言，重复某些永远被重复的诗歌，用可能优美或是不优美的轻微变体。

——我明白了。现在，我必须问您这个问题：对您很尊敬的奥克塔维奥·帕斯曾经说过您的欧洲主义是非常美洲的，是我们西班牙语美洲人成为我们自己或发明我们自己的一种方式。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这话很聪明，首先说，而且可能确实如此，因为我们的命运当然是我们未来的命运而不是我们过去的命运，尤其是在这片大陆上。对于北美洲人我也会说同样的话。事实是，人们所说的，同时也是传统的那些语言，是哪些？卡斯蒂语^①，葡萄牙语，英语，肯定不是由红皮人或印加人或潘帕斯印第安人发明的。

^① Castellano，即西班牙语。

——那是自然。帕斯补充说我们的欧洲主义既不是无根的也不是朝向过去的一场回归，而是一个尝试，要创造一个现时的空间来对抗一个无时间的空间，并由此，他说，“化为有形”。

——这是一个极好的想法，我相信这是一个很正确的想法。我感觉正是如此，就是说，我感觉我是一个被放逐的欧洲人，但这场放逐让我成为一个更广阔意义上的欧洲人，与那些仅仅生于欧洲的人们相比。因为，事实上，我不知道是否与其说有人生于欧洲，不如说有人生在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挪威、冰岛，但欧洲是一个很广阔的概念。相反，我们可以感觉到所有这些不同的遗产，我们可以忘掉政治的边界，国与国的边界，我们必须努力不辜负那片以某种方式被继承下来的广袤富饶的大陆，正因为我们不曾生在其中而生在另一块大陆上。

——请注意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充实的存在。

——是的，我相信是这样，我相信爱默生也是同样的想法。他在《美国学者》上写的一篇文章里指的肯定不是红皮人，而是现在被称为西方的全部传统。

——在美洲曾有过一场文学运动，现代主义，可能是第一次欧洲的成分以我们的形态出现而得到了承认。

——那场运动是兴起在——这一点意义非常重大——大西洋的这一边，而不是那一边。就是说，达里奥、哈伊梅斯·弗莱列、卢贡内斯走在了那些西班牙大诗人之前，从大洋的彼岸送去了灵感。我记得我与伟大的安达卢西亚诗人胡安·拉蒙·希梅内斯^①的一次谈话，他向我谈起他将莱奥波尔多·卢贡内斯《黄金山》（*Las montañas del oro*）的第一版捧在手中时感受到的激动。那是在一八九七年，在我出生之前两年。他收到了这本书……这本书令他目眩神迷，来自一个他仅仅知道名字的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知道现代主义在西班牙带来了何等的影 响，一切都更新了：主题，音律，一切，一切都被更新了。显然有着雨果和魏尔伦的影子。很奇怪，西班牙人比我们更远离法国，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不需要深究它们——但事实是最近的法语诗歌，十九世纪的法语诗歌，是由美洲，并且首先是由鲁文·达里奥呈现给他们的。

——那一次，美洲更新了欧洲。

——是啊，我一生曾经与莱奥波尔多·卢贡内斯交谈过五六次，他是一个相当，呃……悲伤的人，很难和人交谈；呃……更好的说法是，对于他来说对话是不可能的，但我记得那几次对话中，每一次他都岔开话题说起（他一直保留着他的科尔多瓦口音）谈论起“我的朋友和导师鲁文·达里奥”。显然，鲁文·达里奥是一个人人都热

^① Juan Ramón Jiménez (1881 - 1958), 西班牙诗人、作家, 1956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爱的人，而卢贡内斯则是一个受人景仰、尊敬而不是热爱的人，这一点肯定让他很难过。

——现在，就您与所有这些的关系而论，我觉得尽管您的记忆和您的想象超越了阿根廷并抵达了不同纬度——其他国家和种族的历史、神话——然而，您叙述故事的风格却是一种特别冷静，专属于阿根廷本土的风格。

——是的，西班牙的西班牙语跟，比方说，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蒙得维的亚的西班牙语之间的区别，或是区别之一，就是西班牙人爱用感叹语、惊叹词。我们倒是宁可陈述、谈论事情，总之就是解释，但我们并不臧否事物，像西班牙人时常爱做的那样。西班牙人的交谈总是大惊小怪的。我们不是这样，我们的交谈，可以这么说，声音比较低，从不大呼小叫。

——比奥伊·卡萨雷斯^①曾经说过我们的乡民，我们在潘帕斯草原上的同胞说话风格的简洁，已经教会了他跟这门语言有关的很多东西。他发现了……

——我没听说过这个，不过这肯定是对的，没错。我在潘帕斯草原上还看到一件事，是这个国家的农民（这一点，据我所

^① Adolfo Bioy Casares (1914-1999)，阿根廷作家、新闻记者、翻译家。

知，并未出现在许多其他国家）是有能力反讽的，我不知道这是否会发生在其他国家，要我说应该不会。这种反讽的，英语中称为“understatement”的能力，恰恰可以说正是西班牙式夸张的反面。

——心照不宣。

——对，心照不宣。

——关于这一点，依我看很有必要在此澄清一下，在阿根廷，这种诉诸共性的倾向，我会说它是存在于阿根廷的精神之内的。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存在这种倾向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的人口一半是意大利人，另一半是西班牙人，而且这个国家还有一项很大优势，它是一个中产阶级国家，又是一个国际化的国家，事实上。

——我很希望您，博尔赫斯，再提一个投身于这场重要运动——现代主义的人。

——是的，我应该提一下伟大的玻利维亚诗人里卡尔多·哈伊梅斯·弗莱列，他曾在图库曼^①任教。哈伊梅斯·弗莱列留下了一首诗，它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根本不打算表达任何东西，对我来说却

^① Tucumán，阿根廷西北部省份及其首府。